

ゆめのかべ

日本文学最高奖——芥川奖获奖作品

一部曾在日本乃至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的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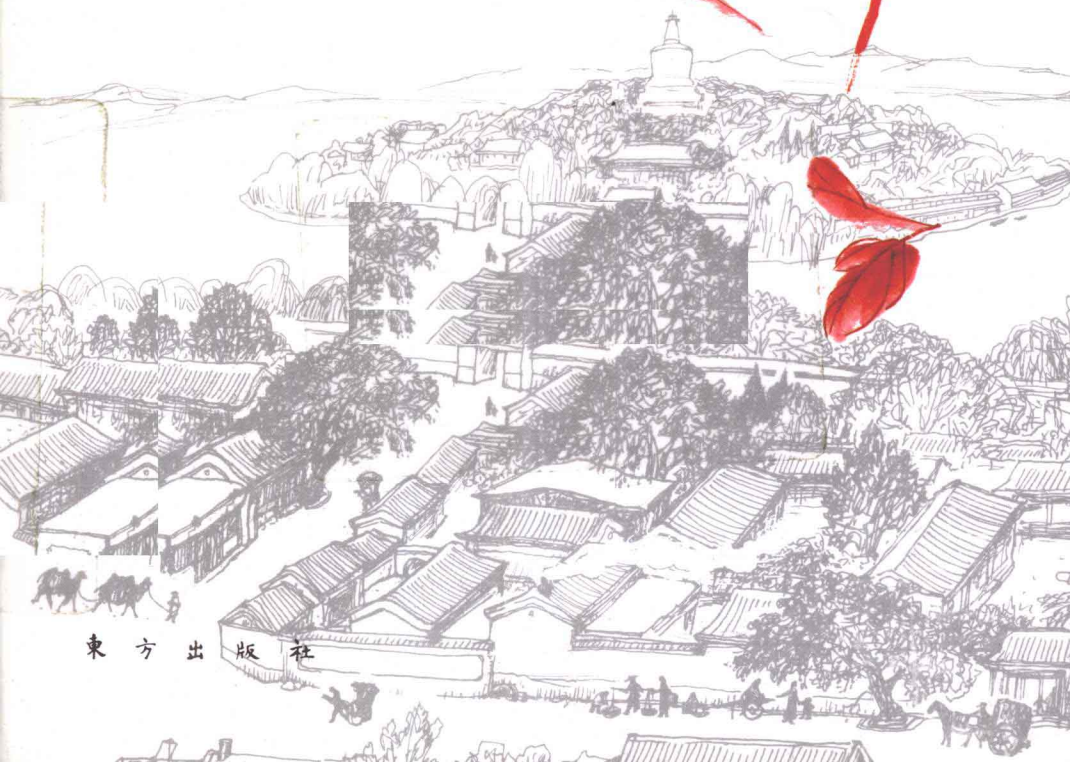
一部讲述战争带给孩子心灵摧残与创伤的小说

一部引起极大争议的小说

梦 北京 海棠街

[日] 加藤幸子 著

彤 彫 译



東方出版社

梦
墙
北京
海棠街



[日] 加藤幸子 著
彤 彫 译

東 方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墙·北京海棠街/(日)加藤幸子 著;彤彤 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060-4446-2

I. ①梦… II. ①加… ②彤… III. ①短篇小说—日本—现代 ②中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1947 号

Yume no Kabe by Yukiko Kato

Copyright © 1983 by Yukiko Kat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ORIENT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Nishikawa Communications Co., Ltd.

中文简体版权由北京汉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理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东方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5394 号

梦墙·北京海棠街 (MENGQIANG BEIJING HAITANGJIE)

作 者: [日] 加藤幸子

译 者: 彤 彤

责任编辑: 王高婷 赵海静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4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4446-2

定 价: 35.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梦墙 / 1

1. 大墙下的村庄 / 3
2. 坟茔中的妈妈 / 20
3. 心悸的梦境 / 25
4. 渐远的火车 / 38
5. 暑期的玩伴 / 49
6. 老高和他的妻子 / 59
7. 归去来兮 / 69

第二部分 北京海棠街 / 73

第一章 院子的四季 / 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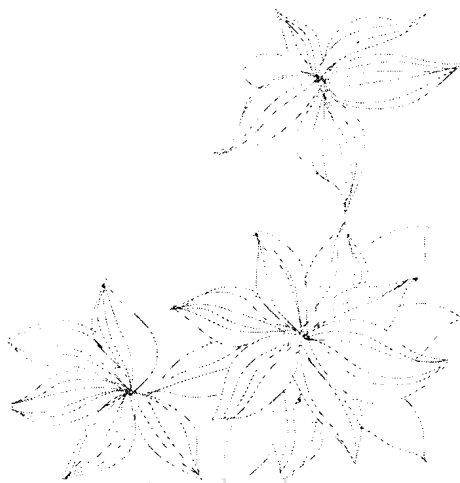
第二章 星空下的宋梅里 / 179

第三章 “信浓号”航海记 / 266

后记 / 312

第一部分 梦墙

“芥川奖”获奖作品



1. 大墙下的村庄

夏天来了。

天空一直密云不雨，地面像撒满了玉米粉，稍一走快就暴土扬尘，呛得人直打喷嚏。今年七岁的午寅，比起村里同龄少年来要矮小得多。对他来说，窗台实在太高，他必须踮起脚尖才能看到外面。那年，村里瘟疫流行，高家的三个孩子死了两个，剩下的就是尚在襁褓中的午寅。当然他也是奄奄一息，虚弱得连吃奶的力气都没有，只得靠用磨碎的绿豆熬点汤来代替母乳。奶奶说，午寅长得瘦小就是因为先天营养不良。

爸爸三年前去了北京。离开家乡前，他把家里破旧的泥坯房修整了一番。当时，幼小的午寅完全帮不上忙，只能在一旁看着爸爸干活。爸爸将水倒入黄土，再用粗柳枝拍打，午寅觉得非常好玩，几次跃跃欲试，但都被爸爸阻拦了。他只好跑来跑去，不断把堆在屋后的干草给爸爸拿过来，然后，看着父亲把泥和草搅在一起，像变戏法似的翻盖成一座房子。泥坯房虽然粗糙简陋，而且表面糊的泥块很容易剥落——三年后，就变成像午寅长疖子时挠破后留下的



疤痕一样——但是，它却很结实，能遮风避雨，且冬暖夏凉。

——要是能像村长家那样用砖盖房子就好了，爸爸从北京赚钱回来，一定会盖砖房的！到那时，午寅就能帮忙干点儿什么了，说不定

还能得到爸爸的表扬呢——午寅幼小的心灵一直在殷殷企盼着。

小脚奶奶步履轻快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几只鸭子蹒跚地跟在后面。奶奶的脚看上去只有午寅的手掌那么大，像两只塞满棉花后牢牢缝起的三角形布袋子。

忽然，奶奶惊喜地笑了一声，弯下腰来，原来，她发现一个鸭蛋。奶奶每天总能从地上找到一两个母鸭们粗心大意忘记的蛋，而且，每到周末，奶奶就用篮子装着一周捡来的鸭蛋给村长太太送去。村长家里当然也养鸭子，可自从日本兵来了后，鸭蛋都进贡去了，所以村长太太很高兴收下这些鸭蛋，有时还给奶奶一些面粉作为回礼，这是高家所没有的。

一群鸭子在奶奶脚旁“呱呱”地大声叫着、嚷着，似乎在发出强烈的抗议。这群家伙们虽然蠢到没有鸡抱窝它们便孵不了蛋的地步，但也绝非善良之辈。这不，午寅看见一只公鸭正悄悄地向奶奶身边靠近，准备在奶奶的背后发动突然袭击。午寅想提醒一下奶奶，但一想，这可是平时不容易看到的场景，于是，就没吱声了。只见

公鸭突然扑上正弯腰的奶奶的脊背，用嘴从她稀疏的发髻上猛地揪下一绺，奶奶尖叫一声回过头来，伸出小脚去踢那只鸭子，公鸭却早已在母鸭们的一片赞扬声中得意地跑开了。

趴在窗台上的午寅笑得前仰后合，他出溜下窗台，在昏暗的屋里继续捧腹大笑。

糟了！母亲突然出现在门口，她不是在田里干活吗？怎么回来了？只见她拉长着脸，目光严厉地注视着笑得肚子疼得转筋的儿子。

“猪喂了吗？”

“……”

“你在乐什么？”

母亲一把拧住午寅的手腕，好痛！他快憋气了。

午寅闭上眼、扭过脸去，等待着接下来的那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这就去。”他嘟囔着。

“干吗磨磨蹭蹭的？”

“因为……一天喂两次就够了，早上和中午。”

“早上？早上你从来就没有喂过，你看，咱家的猪长得比哪都瘦！”

耳光终究没有响。母亲的手慢慢松下劲来，她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老实说，高家的猪不长膘绝非喂的次数少。人家的猪吃的是豆子、玉米或剩饭，高家的猪吃的全是干瘪的燕麦，岂有不瘦之理？母亲把喂猪的粮食都给午寅吃了，儿子可不能比猪瘦啊！每次洗澡时，母亲的目光总盯着午寅的身子察看是否瘦了，让午寅觉得自己简直像一头待价而沽的猪。

“去吧。”

母亲的声音有气无力，十分疲惫。平时遇事爱大发雷霆的母亲，今天怎么蔫儿了？不会是身体不舒服了吧？午寅心里嘀咕着。

“猪喂完后，到高梁地去把已经成熟的穗摘下来，直到袋子装满了才能回家！听见了？”

午寅悻悻地取下挂在墙上的镰刀和袋子，就要出门，他发现母亲的目光还在注视着他。

“妈。”

“干吗？”

“肚子饿了。”

母亲把早上吃剩的玉米饼递给午寅。

午寅欲言又止。

“奶奶也去地里吗？”

他还是问了。他想：奶奶要是去就好了。

慈祥的奶奶肚子里有好多好多的故事，奶奶经常让午寅放下手中的活儿听她讲故事。奶奶讲得最多的就是关于梦墙的故事。梦墙就是修建在蜿蜒起伏的光秃秃山上的一道灰色大墙，村里每户人家在家里都可以看到，据说这堵巍然耸立的大墙在很早很早以前——那时奶奶还没出生——就像条大蟒蛇穿过茫茫沙漠，绵延不绝，根本望不到尽头。

“奶奶，大墙一直延到北京吗？”午寅总爱问这句话，奶奶也总是坚定地回答道：“对啊，还要往前呢。”

“是谁建的？”午寅喜欢刨根问底。奶奶停顿了一下，回答道：

“皇帝。不过，皇帝只是下命令而已，实际都是像我们这样的庄稼人一块砖一块砖地砌起来的。”每当听到这话，午寅总在想：“如果现在皇帝下达这道命令，我爸爸一定会比任何人都干得出色。”

村里老人说躺在墙上睡觉能够梦见自己的将来，于是，孩子们一满十五岁，就要到厚厚的墙上睡上一觉，而且，梦里见到的情景也不会告诉任何人。不过，下来时有人兴高采烈，有人满面愁容，所梦见的情景一看脸色就能大抵猜出。当然，女人们都不这样做，因为女人的命运是由男人决定的。

“不去，奶奶要去送鸭蛋。”

母亲冷冷地说。午寅不好再磨蹭了。

猪圈里，两头猪饿得发慌，哼哼唧唧地在原地转着圈儿。圈里的草不仅早已被它们吃得精光，连泥土也让猪鼻子拱过好几遍。饿急了什么都敢吃，什么都能吃，其中那头母猪连自己的小猪崽都给咬死吃掉了，简直像魔鬼。父亲去北京前曾嘱咐说猪圈每年要挪个地方，意思是原来的猪圈到来年准是一块好的庄稼地。

午寅刚放下打来的井水，两头猪就哼哼叫着冲上来，鼻子一拱，咕噜咕噜喝起来。爸爸在家时，一人饲养五头猪，现在奶奶、妈妈加午寅三人连两头猪都对付不了。午寅讨厌猪，不仅因为这些家伙长得丑陋——拱起的鼻、撅起的嘴、耷拉的脑袋和松弛的毛皮，喝起水来还直晃荡，而且，它们总眯缝着眼，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表面上整天睡眠惺忪，可什么都瞒不过它们。一次，午寅倚靠在猪圈的栅栏上吃着村长太太送给奶奶的芝麻小饼，不小心，手上的小饼碎成两瓣滑落进猪圈内，午寅伸手正要去捡，只见那头

懒洋洋的公猪突然像一道黑旋风般猛扑过来，一瞬间就把地上的两块小饼裹进它那张大嘴里。

第二年，当这头猪被送到镇上的肉铺时，午寅有一种报仇雪恨的感觉。

今年夏天格外热。

午寅割下猪圈周边的燕麦不断往圈里扔去，两头猪争先恐后地大口嚼着，风扫残云一般，很快就供不应求了。午寅不得不加快速度，忙得他满脸挂满了黏黏的汗珠。这些汗珠顺着脸颊流到嘴里，咸咸的。在他的记忆里，数今年夏天最热了。去年他曾和小伙伴顺燕跑到老远的桑河里去游泳，桑河岸绿树成荫，柳枝垂地，浑黄的河水里时而有鱼儿“刺啦”一声跃出水面。只会狗刨式的他和小伙伴两人在浅浅的河水里游过来渡过去，那种只有在家里才能享受的凉爽和畅快感一直留存在记忆里。

桑河水今年不知为何特别少，在上游就快干涸了，勉强流到村子的就像一小碗摊在河底中央，想浇庄稼地都引不上来，更甭提下河游泳了。

“干旱总比发大水强啊。”

望着愁眉苦脸的午寅妈，奶奶说道，

“那阵子，午寅他爹还小，上游的大山里下起了倾盆大雨。桑河喝饱了水，像条大龙开始咆哮，洪水淹没了不少村庄、不少猪和羊，那些跑不利索的大人、孩子也都被冲走了。”

小伙伴顺燕家有兄妹七人，严重的干旱让这个贫穷的大家庭过不下去了。父亲带着大哥去南方打短工，母亲带着七岁的顺燕到村

长家做佣人，三个姐姐不见踪影，不知打发到哪儿去了。午寅跟奶奶一起给村长家送蛋时，偶尔看见顺燕在村长的院子里劈柴火，两人相见只能点点头打招呼。顺燕虽和午寅同龄，但他看上去却成熟很多。

两头猪的咀嚼速度终于慢了下来。

最后一把草扔进猪圈后，午寅“呸”的一声朝这两畜生使劲吐了一口唾沫——他学爸爸那样。猪们充满血丝的眼睛向午寅投来敌视的目光。对于这些家伙，午寅怎么也喜欢不起来，如果换成一群毛茸茸的绵羊或许就不一样了，说不定还会带它们去草原玩耍呢。

烈日烤在脸上火辣辣的，午寅把袋子折起来当做头巾搭在头上。他想：这随身带来的罐里的凉水不会被曝晒成热水吧？

午寅家的高粱地在一座小山坡下，这些环绕村庄的山坡是村子的天然屏障，大墙就坐落在山坡的最高处，那伟岸挺拔的身躯似乎无时无刻不在诱惑着午寅。可是，七岁的午寅不想破坏村里的规矩，况且，即便爬上去睡上一觉，也未必能梦见美好的东西。

钻进茂密的高粱地，把身子藏得无影无踪，午寅感到无比的安全和自在，他十分乐意到高粱地里来干活。他惬意地躺在空地上，仰望被繁密的细长叶片分割成的一块块蓝天，一阵微风吹过，高粱穗摇曳起来，像在舞蹈。此时，午寅脑海里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过大年时那些来村里卖艺的艺人们的身影，莫非是听到头上高粱叶婆娑之声而联想到艺人们卖力演奏的胡琴声的原因？拖着大辫子的艺人们用细细的竹竿飞快地旋转着盘子，然后抛向空中，盘子旋转的速度快得如凝固一般。午寅觉得，这圆圆的盘子应该也是有灵性的。

秋天还没到，高粱已经红了很多。干旱让这些高粱提前结束了生命历程，枯萎的秸秆一推就倒了，午寅觉得有点儿扫兴。他按妈妈的要求，把已经红了的穗揪下来放进袋子里。红穗几乎是空瘪瘪的，没有结几个颗粒。即便袋子装满了，分量也不沉。摘了一会儿，午寅忽然觉得身上痒起来，他左挠挠、右挠挠，十分烦躁，索性又一骨碌躺在地上了。这连猪都不吃的烂高粱，不摘了！如果奶奶在就好了，可以让她讲故事。奶奶一定会含着长长的烟斗，慢慢地吐着烟圈，讲很多很多有趣的故事，有梦墙、强盗、有骑着骆驼来的外国商队，还有……

地里散发着幽幽的青草香，高粱叶子的浓荫像柔软的布遮盖着身体。轻抚着身体的阵阵凉风，真像妈妈不生气的时候。

突然，午寅看见了大墙！巍然耸立的大墙虽然在村里任何地方都能看到，但现在躺在地里看它，午寅觉得新奇和异样。他好奇地定睛细看，发现有人沿着墙壁如同虫子一般蠕动着。午寅心中一紧，是村里今天有满十五岁的孩子爬到墙上去做美梦了吗？不会啊，那种事儿的传播速度可比小驴儿跑得快，全村上上下下哪有会不知道的！而且，到了那会儿，大人小孩都会热烈议论“梦墙”的事的。今天没有听说呀！

大墙张着锯齿形状的牙齿仿佛在冷笑，刚才看见的小虫一般的人影很快又缩入墙壁里面。午寅赶紧站起身来，努力地往山冈的方向观望。没满十五岁的孩子如果爬上梦墙会有怎样的后果呢？奶奶没有讲过。可在奶奶小时候，强盗也好、骆驼商队也好，他们都是从大墙那边翻越过来的，连来村里卖艺的杂耍艺人们也是从大墙越

过来、翻过去到其他村子的。他们根本不在乎是否生日，而且，也肯定不是为做梦去的。

午寅决定爬上大墙去看个究竟。

从午寅家的高粱地再往外，全是一片片低矮密集的灌木丛，灌木丛之间长满茂密的杂草，有点像快成熟的麦子。脚下根本没有路，午寅只能转来转去地寻找下脚的地方，迂回着向大墙靠近。想起奶奶讲的故事里到沙漠边缘的情景，他有些激动，使劲地爬着，小黑虫脑袋的事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终于爬到了山坡的最高处，午寅实实在在来到梦墙上了。他满心疑惑地仔细打量着眼前的这一切——大块大块的灰石块结结实实地垒砌在一起，就是大墙的根基。再往上，石块与石块之间好像是用黄色的土粘在一起，在缝隙处一道道像麦秆似的东西被挤出。午寅觉得眼前的大墙和心中的大墙有些不一样，没有想象的那样精致，甚至还不如爸爸去北京前翻修过的自己的家，而且，难道全村出动几百号劳力，就建这么个简陋的东西吗？

爬上厚厚的墙壁，午寅站在墙顶的地坪上了。墙顶的地坪平整地铺砌着石板，午寅觉得脚感十分坚硬和结实。城墙顶宛如一条石廊蜿蜒地伸向远方，一眼望不见尽头。不远处，有一大块墙壁似乎就要坍塌了，这情景在村里无论如何也看不到啊。既然好不容易爬上来了，那就再往前走走看看吧！

午寅沿着蜿蜒的石廊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着，村庄已被他远远甩在身后。

再往前，会看见什么呢？

不管是谁，活到一百岁肯定老朽不堪了，而眼下，自己正行走

在比奶奶的年龄还要老得多的大墙上。

“站住！”

突然，一声厉喝，像一把利刃刺穿午寅的身体——充满威慑力的低沉声音让午寅顿时全身僵硬。他想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看，可脖子却硬伸着不听大脑指挥，怎么也扭不过去。接着，又传来一声嘟囔：“嗨，是个孩子”，语调轻且充满失望。一会儿，两条粘满黄尘的裤腿出现在午寅眼前。午寅耷拉着头，两眼死死盯着那裤腿——裤腿下面是一双糙皮面的皮鞋，像是自己动手做的，针脚粗大。

糟了！一定是遇见强盗了！今儿个不被杀死，也一定会被卖到很远的地方去的。

“抬起头来，小家伙！”声音显得很不耐烦。

千万别把这帮家伙惹火了，否则更麻烦！午寅记得妈妈近来总是唉声叹气：太阳可以从西边出来，但有些人的意志却是不能违抗的啊。

于是，他抬起头来。

忽然，午寅觉得没有那么恐怖，眼前这男人嘴角挂着微笑，长得很像顺燕的哥哥，连说话的神态都非常相像。再看看他的装束，除了脚上的皮鞋外，身上的衣服和村里人都差不多。只是他手里拿着枪，和进村的日本^①一样。是哪儿来的军人呢？不像是国民党兵——午寅脑瓜子飞快地搜索着国民党兵的模样。

^① 指日本兵或日本人，下同。

在日本进村之前，村里驻扎过不少国民党兵，他们都穿着发亮的军装，神气活现，耀武扬威，可以闯进别人家里随便拿走粮食、鸡或为新年酿制的酒。

“没法子。”这是奶奶的口头禅。再说了，打仗期间嘛，有这帮家伙蹲在村里，来骚扰的土匪、强盗就少多了。

春天就要结束的时候，穿黄色军装的日本如黄尘一般滚滚而来，平时耀武扬威的穿青色军装的军人这时早已不知去向，跑得不见踪影。可以说，村民们白白喂养了这些国民党兵。

“没法子。”这回，妈妈学着奶奶的口气说道。

整个村庄到处游动着黄褐色军装，吓得连狗都不敢叫一声，午寅和妈妈躲在家里当然也是大气不敢出。日本仔仔细细地在村前村后转了一遍后，找到了村长。

村长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只见他笑咪咪地对翻译官指手画脚地说了一阵——这是顺燕爬到院里的海棠树上看到的，不会错——说了些什么，顺燕没听清。总之后来，日本就没有进村，在村外开始搭起帐篷来。当这些帐篷式营房搭好，并在村边挖出一条条小沟似的战壕时，天气已经开始热起来。

“日本躲在那些小沟里干吗？”

午寅好奇地问奶奶。只见奶奶皱皱眉头，脸上浮现出厌恶表情。

“埋伏在那里，等八路军来。”

“八路军会来吗？”

“谁都不来才好。”

奶奶深深地叹了口气。

在午寅的印象里，国民党兵、日本兵都是一路货，他们都会给